

廣州話“過”的四種體標記用法

黃彥凱、張和友

北京師範大學

提要

廣州話的“過”有四種體標記用法。其中，表動作完成的“過₁”、表曾經經歷的“過₂”以及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₃”可統一分析為經歷體。“過₄”表動作重新進行，可稱之為重行體。除了修正重行的用法，“過₄”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並且這兩種用法在使用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綜合“過”在粵語及漢民族共同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可以構擬出“過”從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關鍵詞

廣州話，“過”，經歷體，重行體，語法化

1. 引言

在現今的廣州話中，有五種直接用於謂詞之後而功能各異的“過”。除作為差比標記外，“過”還有與動作行為的過程和階段直接相關的四種用法：表動作完成，本文標為“過₁”；表曾經經歷，標為“過₂”；表動作即將進行，標為“過₃”；表動作重新進行，標為“過₄”。這四種用法的“過”都是體標記：

- (1) 過₁：我食過飯再去。（我吃過飯再去。）
- (2) 過₂：我見過佢阿媽。（我見過他媽媽。）
- (3) 過₃：佢話要諗過先喔。（他說要先想一想。）
- (4) 過₄：唔得就嚟過。（不行就再來。）

“過₁”“過₂”在普通話中也存在，“過₃”“過₄”在普通話中沒有。“過₂”的用法，學界的意見較為統一。而對於“過₁”，學界則有不同意見，有主張和“過₂”分開討論的，如呂叔湘（1980）、張誼生（2002）、劉月華等（2003）、陳前瑞、張曼（2015）等，也有主張把“過₁”“過₂”統一歸納為經歷體的，如石毓智（1992）、林華勇（2005）等。至於“過₃”和“過₄”，現有的研究成果則仍然存在不足。尤其是“過₄”，嚴麗明（2009）認為其核心語義是表示對相關動作行為不如意結果的修正，而實際上廣州話的“過₄”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如（4）），還有非修正重行

的用法（如（5）），並且這兩種用法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著不對稱性（蔡黎雯、林華勇 2020）。

(5) 咁好玩，第日玩過！（這麼好玩，改天再來玩！）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釐清廣州話“過”的四種體標記用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將借助粵語語料庫，詳盡描寫粵語體標記“過”的各種用法及其使用條件，進而追溯“過”的歷時演變情況，並最終構擬出“過”從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2. 對“過”體標記用法的再認識

朱德熙（1982）曾把普通話的“著、了、過”看作後綴，而非組成獨立的詞類。循著這一思路，借鑒鄧思穎（2017）的分類，我們將廣州話的“過”也分析為謂詞後綴。¹這一策略有很多好處：其一，“謂詞後綴”可以很好地表示其形式上的特點，即必須跟謂詞黏附在一起，不能單獨出現。其二，“過”與謂詞的結合在詞庫完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簡化句法操作。其三，無需再討論“過”到底屬於哪個詞類或語類，也不必在句法上為其定位，可使分析顯得更簡單、更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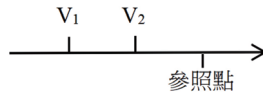
2.1. 表動作完成的“過₁”

在含有“過₁”的句子中，往往會出現兩個動作（V₁和V₂），並且只有在第一個動作完成之後第二個動作才發生，即第一個動作完成是第二個動作發生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儘管“過₁”只黏附在V₁之後，其直接影響的卻是V₁和V₂兩個動作。

“過₁”可以出現在已然和未然的語境中，如果我們在時間線軸上用一點來表示動作行為，並以說話時間為參照點，那麼“過₁”的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6) 我琴日問過佢先至去搵佢老竇。（我昨天問過他才去找他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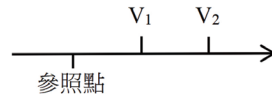
圖1 “過₁”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後）



¹ 謂詞後綴是黏附在謂詞後的一個語素，以謂詞為詞根，構成一個附加式合成詞。李新魁等（1995）把“謂詞後綴”稱為“謂詞形尾”，用於指稱依附在謂詞後的成分。“後綴”和“形尾”，對應的都是英語的“suffix”，只是翻譯有所不同。施其生（1995）對粵語的“形尾”有比較清晰的討論，明確地把“形尾”和“助詞”區分開，認為前者屬於修飾性虛詞素，而後者才算是詞。

- (7) 等我問過佢再去搵佢老寶。(讓我先問過他再去找他爸爸。)

圖2 “過₁”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前)



值得注意的是，“過₁”的時間參照點不能在 V₁ 和 V₂ 之間。如(8)，這裏的“過”是表曾經經歷的“過₂”而非“過₁”，因為此處的兩個動作並不滿足 V₁ 完成是 V₂ 發生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這裏的“過”直接影響的只有 V₁ “問”而已。

- (8) 我琴日問過佢，而家準備去搵佢老寶。(我昨天問過他，現在準備去找他爸爸。)

同樣，若在 V₁ 前加上否定詞“冇/未(沒)”，其中的“過”也為“過₂”而非“過₁”(陳曉錦、林俐 2006)：

- (9) 我冇/未問過佢就去搵佢老寶。(我沒問過他就去找他爸爸。)

由於“過₁”要求 V₁ 在 V₂ 發生前完成，所以能與“過₁”搭配的謂詞(V₁)都是有界的，如自主動詞、變化動詞和性質形容詞，而像屬性動詞、狀態形容詞等無界的謂詞則無法與“過₁”搭配(林華勇 2005)：

- (10) 自主動詞：睇過至知。(看過才知道。)
(11) 變化動詞：病過至知。(病過才知道。)
(12) 性質形容詞：爽過至知。(爽過才知道。)

廣州話表示動作完成還能用“咗/完”，“過₁”也能被“咗/完”替換：

- (13) a. 我食過飯再去。(我吃過飯再去。)
b. 我食咗飯再去。(我吃了飯再去。)
c. 我食完飯再去。(我吃完飯再去。)

不過，“過₁”跟“咗/完”是不同的。儘管在含“咗/完”的句子中也可以出現兩個動作，但“咗/完”並不像“過₁”那樣要求 V₁ 完成是 V₂ 發生的前提條件，而只要求 V₁ 完成。也就是說，“咗/完”直接影響的只有 V₁ 而已。當句子中只出現一個

動作時，“咗 / 完”依然可以發揮效力，而“過₁”則不行。如（14a），這裏的“過”實際上是“過₂”。

- (14) a. 我食過飯了。（我吃過飯了。）
 b. 我食咗飯了。（我吃了飯了。）
 c. 我食完飯了。（我吃完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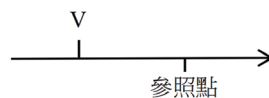
因此，儘管“過₁”可以表示動作完成，但我們仍傾向於將其看作經歷體而非完成體，因為它強調的實際不是動作的完成，而是有沒有經歷整個動作或變化的過程，這也是為什麼“過₁”“過₂”可以在以上的例子中進行轉換。換句話說，“過₁”要求的是動作主體經歷 V_1 和 V_2 ，而不是動作主體完成 V_1 。只是因為“過₁”同時要求 V_1 完成是 V_2 發生的前提條件，才讓其可以跟“咗 / 完”這些表完成的成分進行互換，但其核心語義仍是表經歷。

2.2. 表曾經經歷的“過₂”

“過₂”表示動作或變化的過程曾經經歷過，是典型的已然性經歷體。也就是說，“過₂”只能出現在已然的語境中，其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 (15) 佢之前當過兵。（他以前當過兵。）

圖3 “過₂”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後）



儘管“過₂”直接影響的只有一個動作，但其同樣要求該動作是有界的（沒有持續到現在），因此能與“過₂”搭配的謂詞也主要有自主動詞、變化動詞和性質形容詞（林華勇 2005）：

- (16) 自主動詞：佢睇過呢本書。（他看過這本書。）
 (17) 變化動詞：我頭先醒過。（我剛才醒過。）
 (18) 性質形容詞：前幾日凍過，今日又熱翻。（前幾天冷過，今天又變熱了。）

“過₂”的否定形式就是在謂詞前加上“冇 / 未（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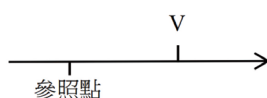
- (19) 佢冇 / 未去過香港。（他沒去過香港。）

2.3. 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₃”

“過₃”表示即將進行該動作或決意要幹某事，相當於普通話的“V—V”或“V一下”。也就是說，“過₃”只能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其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20) 我要洗過啲茶杯先。(我要先把這些茶杯洗一洗。)

圖4 “過₃”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前)



趙元任(1980)認為現代漢語有一個嘗試體，是把謂詞重疊而成，並且後一個音節發輕聲，如“看看”。王力(1985)則稱之為短時貌。其二人都認為這種謂詞重疊形式實際上來自於“V—V”這種形式。以“看一看”為例，其第一個“看”是謂詞，而其後的“一看”為同指賓語，該形式在結構上就相當於“看一下”。趙元任(1980)進一步認為現代漢語的“看看”應當對應廣州話的“睇下”。

上面我們提到，廣州話的“V過₃”在語義上相當於普通話的“V—V”或“V一下”。在這樣的對應關係中，我們發現大部分的“過₃”都可以用“下”來替換：

- (21) a. 佢話要諗過先喔。(他說要先想一想。)
b. 佢話要諗下先喔。(他說要先想一下。)

“過₃”之所以能與“下”相互替換，是因為二者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嘗試”義或“短時”義。

但“過₃”並不完全等同於“下”。比如說，“過₃”可以跟少數幾個具有“爭鬥”義的動詞搭配進入“同+N+V過₃”格式，表示決意要幹某事。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用“下”來替換其中的“過₃”了，因為此時的“過₃”並不具備“嘗試”義或“短時”義：

- (22) a. 再蝦我個女我就同你死過！(再欺負我女兒我就跟你拼命！)
b. *再蝦我個女我就同你死下！(再欺負我女兒我就跟你拼命！)

因此，我們不傾向於把“過₃”看作所謂的嘗試體或短時貌。

我們認為，可以將“過₃”納入經歷體。首先，從動作的客觀進程來看，“過₃”表示的就是要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經歷該動作。其次，“過₃”跟經歷體“過₁”“過₂”之間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 (23) 過₃：我要試過先。（我要先試一試。）
 (24) 過₁：我試過再話你知。（我試過再告訴你。）
 (25) 過₂：我已經試過了。（我已經試過了。）

由此可見，“過₃”在本質上跟“過₁”“過₂”是一樣的，都表示對某個動作過程的經歷，只是這種經歷通常發生在將來而已。也就是說，“過₃”實際上是一個未然性經歷體。但與“過₁”“過₂”相比，“過₃”似乎帶有更多的主觀性特徵，如：²

- 1) 其主語通常為生命度較高的有生名詞，如人稱代詞等。
- 2) 與其搭配的謂詞通常為單音節的自主動詞，體現出動作主體較強的自主性。
- 3) 其常與“要”等能願動詞共現，表現出動作主體強烈的意願性。
- 4) 其語義中往往包含“嘗試、決意”等主觀因素，而非單純表示動作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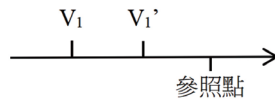
一個形式的語法化往往伴隨著主觀化，主觀化程度越高，語法化程度也就越高（Traugott 1995）。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同為經歷體，但“過₃”的語法化程度似乎比“過₁”“過₂”要高。這一點我們會在第3節集中討論。

2.4. 表動作重新進行的“過₄”

除表經歷外，“過”還可表示動作行為重新進行一次，林華勇（2005）、陳前瑞、張曼（2015）、蔡黎雯、林華勇（2020）、劉玲、林華勇（2021）等稱之為重行體。重行體“過₄”跟“過₁”一樣，也能出現在已然和未然（即蔡黎雯、林華勇（2020）所說的“現實”和“非現實”）的語境中，其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 (26) 我寫過之後終於合咗格。（我重新寫了一遍，終於合格了。）

圖5 “過₄”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後）



- (27) 上次冇寫好，你而家搵翻去寫過。（上次沒寫好，你現在拿回去重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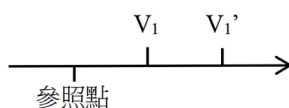
² 儘管“過₃”帶有很多主觀性特徵，但從其表達的動作客觀進程來看，我們仍將其認定為“體”，而非“貌”。“體”和“貌”的區分可參看林華勇（2005）。

圖 6 “過₄”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中）



(28) 如果你咁寫，老師實會叫你寫過。 (如果你這樣寫，老師肯定會叫你重寫。)

圖 7 “過₄”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前）



在“過₄”出現的語境中同樣存在兩個動作（ V_1 和 V_1' ），但與“過₁”不同的是：

- 1) 其前後兩個動作是重複的。
- 2) 其前一個動作可以不出現，如（26）。
- 3) “過₄”只黏附在 V_1' 之後。
- 4) “過₄”的時間參照點可以在前後兩個動作之間，如（27）。

“過₄”同樣只與自主動詞搭配，但與“過₃”相比，其更常出現在祈使句中（林華勇 2005），用以表達說話人對動作主體的主觀要求。由此看來，“過₄”的主觀化程度也是比較高的。

嚴麗明（2009）認為“過₄”的核心語義是表示對相關動作行為不如意結果的修正，而實際上廣州話的“過₄”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這兩種用法的分立同樣是主觀性的體現。³

2.4.1. 表修正重行的“過₄”

廣州話中大部分的“過₄”都表示修正重行。所謂“修正”，是指動作行為發生後所產生的相關結果並不如意，因而選擇將該動作重新進行一次，以換取比上一次更好的結果：

³ 蔡黎雯、林華勇（2020）指出，漢語的重行體區分修正與非修正，是以主觀性表達為誘因的主觀化與語法化同時發生、實現的結果，強烈地反映出漢語主觀性強的特點。

(29) 件衫洗得唔乾淨，擱去洗過。（這件衣服洗得不乾淨，拿去重洗。）

語境中的兩個動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完全相同的，但偶爾也會出現不完全相同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前後兩個動作看似不同，而實際其動作過程是有重複的。以(30)為例，這裏的“找”和“換”看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動作，而實際上都含有“A把零錢遞給B”這一重複的動作過程，這種重複正是“過₄”的體特徵所帶來的。

(30) A：找翻五蚊俾你。（找五塊錢給你。）

B：呢張爛咗，換過張俾我喇。（這張爛了，重新換一張給我吧。）

“過₄（修正）”可以與大部分的自主動詞搭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與單音節口語詞搭配的頻率相對較高，而與一些雙音節書面詞搭配時則往往不能接受（嚴麗明2009），這表明它仍是一個偏口語化的體標記：

(31) * 你應該認識過當時嘅自己。（你應該重新認識當時的自己。）

如(26)–(28)所示，“過₄（修正）”可以出現在已然和未然的語境中，但蔡黎雯、林華勇（2020）指出，由於“修正”本身的語義要求，“過₄（修正）”更傾向於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也就是說，“過₄（修正）”的無標記用法是與未然的動作匹配。

除單獨使用外，“過₄（修正）”還能與副詞“重新/再”共現，且其後可以帶賓語：⁴

(32) 你重新/再開過一張發票俾我。（你重新開一張發票給我。）

2.4.2. 表非修正重行的“過₄”

廣州話中還有小部分“過₄”表示非修正重行。所謂“非修正”，是指動作行為發生後所產生的相關結果是如意的，但仍選擇將該動作重新進行一次，以再次達到如意的效果：

(33) 同你傾計真系好開心，下次傾過！（跟你聊天真的很開心，下次再聊！）

如(33)，在含有“過₄（非修正）”的句子中，其前一分句通常會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評價，且該評價通常是滿意的。

⁴ “過₄（修正）”與“重新/再”的共現規律可參看陳曉錦、林俐（2006）及嚴麗明（2009）。

“過₄(非修正)”和“過₄(修正)”一樣，都只與自主動詞搭配，且與單音節口語詞搭配的頻率相對較高，說明它也是一個偏口語化的體標記。但在具體的謂詞選擇上，二者的情況是不對稱的：

1) 通常與“過₄(非修正)”搭配的謂詞有如：傾、飲、食、煲、玩、唱、跳、睇

2) 一般不與“過₄(非修正)”搭配的謂詞有如：考、學、答、抄、讀、做、洗、抹、擦、拖、俾、擺、換、搵、計、來、印、染、整、發、送

我們可以看到，通常與“過₄(非修正)”搭配的都是一些與“生活娛樂”有關的動詞，如聊天、飲食、唱歌、跳舞、看電影等等。這些動作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創造出如意的效果，能給人帶來愉悅感，從而促使人們產生將動作重新進行一次的衝動。而像“考、學、答、抄、讀”等與“學習”有關的動詞以及“做、洗、抹、擦、拖”等與“家務”有關的動詞，則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容易創造出如意的效果，所以它們一般只與“過₄(修正)”搭配，而不與“過₄(非修正)”搭配。總體而言，能與“過₄(非修正)”搭配的謂詞數量比起“過₄(修正)”來說要少得多，畢竟與“生活娛樂”有關的動詞總是有限的。

“過₄(非修正)”只能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其使用範圍也比“過₄(修正)”要小：

(34) * 前日佢哋玩得好開心，所以琴日佢哋再玩過。(前天他們玩得很開心，所以昨天他們又去玩。)

(35) 琴日玩得好開心，今日一於再玩過！(昨天玩得很開心，今天乾脆再來玩！)

(36) 如果聽日玩得開心個話，我哋後日就再玩過。(如果明天玩得開心的話，我們後天就再去玩。)

此外，“過₄(非修正)”只能與副詞“再”共現，且其後不能帶賓語，可見“過₄(非修正)”在使用時受到的限制也比“過₄(修正)”要多：

(37) 咁好食，下次(*重新/)再來食過(*呢間店)！(這麼好吃，下次再來吃！)

2.5. 小結

廣州話的四種“過”作為謂詞後綴，所黏附的都是有界的謂詞，都與動作行為的過程和階段直接相關，分析為“體”是合理的。其中，表動作完成的“過₁”、表曾經經歷的“過₂”以及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₃”可統一分析為經歷體。“過₄”表動作

重新進行，可稱之為重行體。除了修正重行的用法，“過₄”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並且這兩種用法在使用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

在“時”與“體”的關係上，我們可以用“時”來區分某個“體”裏的小類：

表1 廣州話“過”的“時-體”關係

		時			體
		過去時	現在時	將來時	
過 ₁		✓		✓	經歷體
過 ₂		✓			
過 ₃				✓	
過 ₄	修正	✓	✓	✓	重行體
	非修正		✓	✓	

但“時”不能放大作為不同“體”的判定標準，因為“體”不是“時”，它不專門表示過去、現在或將來。所以，我們在“體”的層面傾向於把“過_{1/2/3}”都分析為經歷體，而不再分出完成體、嘗試體、短暫體等等。事實上，當我們把“過_{1/2/3}”都看作表經歷時，也反向證明了廣州話的“過”不屬於“時”範疇，而屬於“體”範疇。既然廣州話的重行體“過₄”可以出現在不同“時”的語境中，那麼其經歷體“過_{1/2/3}”也同樣可以。

3. “過”在粵語中的語法化

《說文解字》曰：“過，度也。”可見“過”最初是動作動詞，本義是“經過”：

(38)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門者。（《論語·憲問》）

隨著“過”意義的不斷虛化，其動作性也由強變弱，並逐漸由動作動詞演變為表位移的趨向動詞，且用於其他動詞後形成動補結構（嚴麗明 2009）：

(39) 師曰：“汝若學我看經，牛皮也須穿過。”（《祖堂集》）

當趨向動詞“過”的詞義進一步虛化，自然而然就會失去其原有的辭彙意義，而最終發展為只具語法意義的體標記。

劉堅等（1992）指出，“過”的體標記用法最早可能產生於唐代，意思主要表示動作完成，而表曾經經歷的用法在唐代還比較少見，但到了宋代就顯著增加了。也就

是說，“過₁”“過₂”的用法在宋代已經被廣泛使用，且“過₁”的出現時間應該早於“過₂”。

粵語作為漢語的一種變體，主要成型於唐代後期（麥耘 2012），我們認為粵語中的“過”同樣遵循以上的演化路徑，即：

(40) 動作動詞→趨向動詞→體標記（過₁、過₂）

元代以後，“過₁”“過₂”的用法仍繼續在使用，但在北方方言中，我們很少發現“過₃”“過₄”的蹤影，而在早期粵語中這兩種用法均已出現。

陳曉錦、林俐（2006）曾對《花箋記》《二荷花史》《粵謳》這三部明清時期的粵語俗曲文本進行考察。據他們統計，“過”的體標記用法在明末清初的《花箋記》中僅有一例，為表動作完成的“過₁”。而到了清代中葉的《二荷花史》一書，“過”作為體標記出現的頻率已經翻倍增長，並且“過₁”“過₂”“過₃”“過₄”這四種用法均已共時存在。此外，該文還指出，“共（同）+N+V 過₃”格式在清嘉慶末年的《粵謳》中已經出現，且多有使用。

為更清楚地觀察“過”在粵語中的語法化，我們進一步檢索了《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⁵《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⁶《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⁷和《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⁸，並把其中“過”的歷時使用情況統計如下：

表 2 “過”在粵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⁹

	過 ₁	過 ₂	過 ₃	過 ₄		與格介詞	差比標記	總計
				修正	非修正			
《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	9	30	9	16	0	37	14	115
《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	16	138	14	22	0	147	52	389

⁵ 該語料庫的檢索範圍包括《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和《廣東方言讀本》（1841），此外還有幾部文獻與《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中的文獻重合，則均納入《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的數據中，不再重複統計。

⁶ 該語料庫的檢索範圍包括從《馬可傳福音書》（1872）到《粵語口語中的進行句和慣用句》（1931）的七部粵語文獻。如有同一部文獻的不同發行版本，則取年份最早的一版進行檢索，其餘則不再重複統計。

⁷ 該語料庫的檢索範圍包括從《契爺豔史》（1952）到《春色滿瓊宮》（1966）的十四部粵語電影。

⁸ 該語料庫的語料源自廣州電臺於 2010 年製作的九個清談或訪談節目。

⁹ 除四種體標記用法外，“過”在粵語中還可充當與格介詞和差比標記，其中與格介詞的用法在現今廣州話中已經丟失，而差比標記的用法仍在在使用。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14	188	33	25	1	20	47	328
《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	9	240	8	4	3	0	43	307
總計	48	596	64	67	4	204	156	1139

如表 2 所示，“過₂”的使用頻率在各個時期都是最高的，且其在四種體標記“過”中的數量占比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攀升，可見在粵語中，“過₂”的使用是最為廣泛的。“過₁”“過₃”“過₄”的數量在各個時期都比較接近，可以說在同一水平線上，但造成它們出現頻率較低的原因可能並不相同：“過₁”或許是用法衰落所致，“過₃”“過₄”則是因為語法化尚在萌芽階段。同時，“過₄（修正）”的使用頻率在各個時期均高於“過₄（非修正）”，其出現時間也早於“過₄（非修正）”。

陳前瑞、張曼（2015）認為“過”的經歷體用法和重行體用法均由其完結體用法發展而來，我們也基本同意這一觀點，只不過我們把表動作完成的“過₁”也納入經歷體的範疇之內，而不再稱其為完結體、完成體或已然體。也就是說，“過₂”“過₃”“過₄”最初都來自“過₁”。

張洪年（2007）認為粵語的“過₂”多少帶點“完成”的意味，同時“過₄”也是由“過₂”發展而來的。他指出，從指向已然事件到指向未然事件，就會產生“再做”之義：

(41) 做過咁多次都仲喺做錯，不如做過第二樣嘢！（做過這麼多次還是做錯，不如做別的！）

也就是說，“過₁”“過₂”“過₄”應該遵循以下的演化路徑：

(42) 過₁ → 過₂ → 過₄

但我們認為，在已然性經歷體“過₂”和重行體“過₄”之間，還應存在一個過渡的未然性經歷體，即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₃”。

楊永龍（2001）指出，在《朱子語類》中“過”還可表示“把 V 所涉及的對象從頭到尾 V 一遍”：

(43)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願先生一一與理會過。”

(44) 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這個“過”通常發生在未然的語境中，並且依附的動作往往具有施行的必要性，跟廣州話的“過₃”已經很接近。此外，在(44)中我們還發現了“過₄”的影子，即“重重看過”。這個“過”既可表示“重新看一遍”，也可表示“從頭到尾看一遍”，在語義上存在兩解。若我們分析為後者，則此時的“重複”義完全由副詞“重重”帶來。據此，嚴麗明(2009)認為廣州話的“過₃”和“過₄”在虛化鏈條上具有共同的來源，並且“過₃”保留了“過”在虛化鏈條中更早期的意義和用法。當然，以上的“過”都還沒有完全演變為“過₃”和“過₄”，而只是處在語法化的中間地帶。

此外，根據上文的分析，“過₃”“過₄”在性質上非常相近：

- 1) 都傾向於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
- 2) 都只能與自主動詞搭配。
- 3) 都帶有很多主觀性特徵。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過₄”是由“過₃”發展而來的。

與此同時，在近現代漢語中也存在一些與重行有關的“過”(林華勇 2005)：

- (45) 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另買副好棺材，重新殮過。(《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 (46) 但我很愛那筆，用盡許多法子，也補救不來；就是拿去找筆匠，也不能出什麼主意，只是教我再換過一管罷了。(許地山《無法投遞之郵件》)

儘管這裏的“過”都表示動作重新進行，但它們一定要與“重新/再”等副詞共現，而不像“過₄”那樣可以獨立表示重行的語法意義，可見這些與重行有關的“過”也還處在語法化的中間地帶，而沒有完全演變為“過₄”。

據此我們推測，“過₄”表重行的語法意義是從這些表重複的副詞的語義中沾染過來的，即“過”在從“過₃”向“過₄”演化的過程中，由於其黏附在動詞後且經常與表重複的副詞共現，導致其逐漸引申出表示動作重新進行的語義。隨著這種意義的進一步固化，“過”也從一個可有可無的成分演變為可以獨立表示重行的體標記。

也就是說，“過₁”“過₂”“過₃”“過₄”應該遵循以下的演化路徑：

- (47) 過₁ → 過₂ → 過₃ → 過₄

上面我們提到，“過₄”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並且這兩種用法在使用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從語言

類型學的角度，“過₄（修正）”是“過₄”的無標記用法，而“過₄（非修正）”是其有標記用法。此外，根據我們的檢索結果，“過₄（修正）”早在1828年的《廣東省土話字彙》一書中就已出現，而直到1965年，我們才在電影《化身情人》中發現了一例“過₄（非修正）”的用例：

- (48) 上一次我哋詐諦話失左一幅畫，咪呢咗佢老豆幾萬銀，而家即管出過第二個嚟頭，照辦煮碗！（上一次我們假裝說丟了一幅畫，不是騙了他爸爸幾萬銀兩嘛，現在儘管再出第二個嚟頭，故技重施！）

可見“過₄（非修正）”應該是一種比較新的用法，其出現時間要遠遠晚於“過₄（修正）”。

同時，我們在《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中還發現了一些介於“過₄（修正）”和“過₄（非修正）”之間的“過”：¹⁰

- (49) 我哋轉個頭先再見過啦嘛。¹¹（我們一會兒再回來。）
 (50) 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我哋聽日再見過，拜拜！（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51) 去下廣告，一陣間先傾過。（放一下廣告，一會兒再聊。）

這幾個例子都是電臺主持人說的節目銜接語或結束語。從說話人的角度，電臺聽眾在語境中預設對先前的節目效果應該是滿意的，不存在需要“修正”的情況，但由於廣告的插入或節目的時間有限，突然中斷的節目對於聽眾來說多少會有些意猶未盡，即不完全如意。如（52），儘管說話人在前一分句中給出了滿意的主觀評價，但由於其動作進程被迫中斷，其產生的相關結果也並非是完全如意的。

- (52) 同你傾計真系好開心，但喺我今日有事要走先，我哋下次再傾過！（跟你聊天真的很開心，但是我今天有事要先走，我們下次再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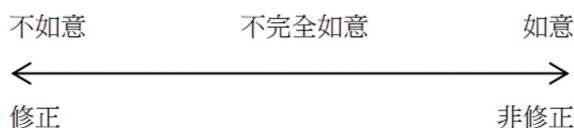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一些介於“過₄（修正）”和“過₄（非修正）”之間的“過”，可能是二者的過渡形態。

¹⁰ 在數據統計時，我們把這些“過”均列為“過₄（非修正）”。蔡黎雯、林華勇（2020）指出，漢語中有的方言會用特定的形式來區分修正重行和非修正重行，如嶽池方言用副詞“格晚”來表修正重行，“再/又”來表非修正重行。但廣州話無論表修正重行還是非修正重行都只能用“過”，因此我們很難從形式上對二者進行區分，更多的時候只能依賴語境。

¹¹ 經與會者告知，我們發現香港粵語的“過₄”不能與動詞“見”搭配，而廣州話的“過₄”可以。

事實上，從“不如意 / 修正”到“如意 / 非修正”是一個代表著人們主觀感受的主觀化連續統：

圖 8 與重行體有關的主觀化連續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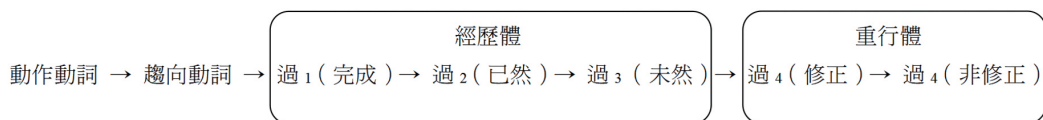


在第一個動作結束後，隨著人們的主觀感受從“不滿意”到“很滿意”，“過₄（修正）”也逐漸演變為“過₄（非修正）”，即：

(53) 過₄（修正）→過₄（非修正）

綜合“過”在粵語及漢民族共同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我們可以構擬出“過”從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圖 9 “過”的語法化路徑



4. 結語

通過對廣州話“過”的四種體標記用法的詳盡分析，我們認為表動作完成的“過₁”、表曾經經歷的“過₂”以及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₃”可統一分析為經歷體。“過₄”表動作重新進行，可稱之為重行體。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過₄”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並且這兩種用法在使用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綜合“過”在粵語及漢民族共同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我們構擬出了“過”從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至於廣州話的重行體和經歷體是否可以用同一種語法意義去概括，以及充當與格介詞和差比標記的“過”處於語法化鏈條的哪一環節，都是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

鳴謝

本文部分內容曾在“第二十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 2021.12）上宣讀，與會代表提出了寶貴意見。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近代漢語後期語法演變與現代漢語通

語及方言格局形成之關係研究”（專案號：19ZDA310）的資助。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中山大學林華勇教授及匿名評審專家提供了眾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Cai, Liwen (蔡黎雯) & Huayong Lin (林華勇). 2020. Hanyu nanfang fangyan chongxingti de fen yu he 漢語南方方言重行體的分與合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25. 217–237.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 Man Zhang (張曼). 2015. Hanyu jingliti “guo” de yanbian lujing 漢語經歷體“過”的演變路徑 *Hanyushi Yanjiu Jikan* 漢語史研究集刊 19. 70–88.
- Chen, Xiaojin (陳曉錦) & Li Lin (林俐). 2006. Guangzhouhua de dongtai zhuci “guo” 廣州話的動態助詞“過” *Jinan Xuebao* 暨南學報 4. 118–122.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7.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Li, Xinkui (李新魁), Jiajiao Huang (黃家教), Qisheng Shi (施其生), Yun Mai (麥耘) & Dingfang Chen (陳定方).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Shaoguan: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
- Lin, Huayong (林華勇). 2005. Guangdong Lianjiang fangyan de jingliti he chongxingti: Jiantan timao de qufen ji weici de yuyi zuoyong 廣東廉江方言的經歷體和重行體——兼談體貌的區分及謂詞的語義作用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2. 9–18.
- Liu, Jian (劉堅), Lansheng Jiang (江藍生), Weiguo Bai (白維國) &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1992. *Jindai Hanyu Xuci Yanjiu* 近代漢語虛詞研究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語文出版社。
- Liu, Ling (劉玲) & Huayong Lin (林華勇). 2021. Guigang kefangyan de xiuzheng chongxing yu feixiuzheng chongxing 貴港客方言的修正重行與非修正重行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529–541.
- Liu, Yuehua (劉月華), Wenyu Pan (潘文娛) & Wei Gu (故韡). 2003.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zengding ben*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Mai, Yun (麥耘). 2012. Yueyu de xingcheng, fazhan yu Yueyu he Pinghua de guanxi 粵語的形成、發展與粵語和平話的關係 In Yun Mai (麥耘) (ed.), *Zhuming Zhongnian Yuyanxuejia Zixuanji, Maiyun Juan*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麥耘卷, 251–279.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Qian, Zhian (錢志安). 2012. Xianggang Ershi Shiji Zhongqi Yueyu Yuliaoku, diyi jieduan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第一階段）. <http://hkcc.edu.hk> (accessed 20 November 2021).
- Shan, Yunming (單韻鳴). 2015. Guangzhouhua Kouyu Yousheng Yuliaoku 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 <http://huayu.jnu.edu.cn/corpus6/Index.aspx> (accessed 20 November 2021).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5. Lun Guangzhou fangyan xuchengfen de fenlei 論廣州方言虛成分的分類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 114–123.
- Shi, Yuzhi (石毓智). 1992. Lun xiandai Hanyu de “ti” fanchou 論現代漢語的“體”範疇 *Zhongguo Shehui Kexue* 中國社會科學 6. 184–202.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Stein Dieter & Wright Susan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85. *Zhongguo Xiandai Yufa* 中國現代語法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Yan, Liming (嚴麗明). 2009. Guangzhouhua biaoshi xiuzheng de zhuci “guo” 廣州話表示修正的助詞“過” *Fangyan* 方言 2. 134–139.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01. “*Zhuzi Yulei*” *Wanchengti Yanjiu* 《朱子語類》完成體研究 Kaifeng: Henan Daxue Chubanshe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Yao, Yumin (姚玉敏). 2012. Zaoqi Yueyu Biaozhu Yuliaoku 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 <http://database.shss.ust.hk/Cantag/> (accessed 20 November 2021).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zengding ban*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增訂版)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 Shaoyu Jiang (蔣紹愚). 2012. Zaoqi Yueyu Kouyu Wenxian Ziliaoku 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 <http://database.shss.ust.hk/Candbase/index.jsp> (accessed 20 November 2021).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02. *Zhuci yu Xiangguan Geshi* 助詞與相關格式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80.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Bangxin Ding (丁邦新).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Four Usages of “Guo” in Guangzhou Dialect as Aspect Marker

Yankai Huang and Heyou Zh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usages of “guo” in Guangzhou dialect as aspect markers. Among them, “guo₁” indicating that the action is completed, “guo₂” indicating that the action has been experienced, and “guo₃” indicating that the action is about to take place, can all be analyzed as experiential aspect. “Guo₄” indicates that the action is repeated, which can be called iterative aspect. There are also two usages of “guo₄”. One means to amend the unsatisfying results of the action, and the other means to obtain the satisfying results of the action again. These two usages of “guo₄” have asymmetries in frequency, range and collocation with predicates. Based on the diachronic use of “guo”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hines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guo” from an action verb to these four aspect markers can be constructed.

Keywords

Guangzhou dialect, “guo”, experiential aspect, iterative aspect, grammaticalization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948314742@qq.com（黃彥凱）

hyhm@bnu.edu.cn（張和友）

收到稿件日期：2022年2月28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7月11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8月1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8月17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3年1月31日